

付玉穎

孝道芳華濃情依



孝道園

「槐林五月漾瓊花，鬱鬱芬芳醉萬家」，又到了槐花盛開的季節，一串串繁密的槐花，如風鈴一般，串起了我與家人濃厚的親情，串起了我一段段溫暖的記憶。

童年，這顆槐樹便是這幅搖曳生姿的樣子。樹木葳蕤，鵝白色的小花被綠色簇擁著，點綴在茂密的綠葉間。放學後，我總是在樹下玩耍。樹下是一片寬敞的空地，光透過樹葉映在了地上，我便在進一步一個光點上，跑著跳著，或用拇指指點按衣服上一個個發光的圓點。院子總有不平坦的地方，我難免會摔倒受傷。這時爺爺奶奶總會前後忙著幫我處理傷口，再取一束槐花，別在我胸前，據說是因為槐花是守護的花神，她會一直保護我。幼時的我，只是撥弄著那束槐花，不曾解讀他們真正的意思。現在回想，槐花的花語或許是守護和愛，而這種愛便是祖輩無言的關懷。

閒暇時，我們坐在樹下，爺爺奶奶為我講述著古老的故事，溫柔的聲音如同槐樹的微風。清風徐徐，落日餘暉，三人的身影在樹影下顯得格外和諧。我從奶奶手裡接過扇子，模仿她平日的樣子，輕柔地上下擺動著蒲扇，為他們送去陣陣清風。淡淡槐花香纏繞於空氣中，輕輕拂過我的心田。在這槐樹下的瑣碎時光裡，我感受到了祖輩的關愛與呵護，也在心中埋下了烏鴉反哺的種子。

這一年，槐花又開了，爸爸媽媽終於在約定好的槐花綻放的時節歸來。看見他們提著沉甸甸的行李箱，疲憊卻笑著走進家門時，我心中充滿了歡喜。年初時，爸爸媽媽答應等槐花開的時候帶我一起採摘，並做我最喜歡的槐花飯。

晌午，爸爸帶著大竹竿攜著竹筐，牽著我的手來到槐花樹下。微熾的光影，一點點掠過錯落的樹葉，爸爸盡力伸直腰背，用特製的竹竿勾下槐花，爸爸擦掉額頭的汗珠，微笑著遞給我一把槐花，我捧在手中，彷彿捧著一顆顆珍珠般的心意。我望著那如雪一樣的花瓣凝在枝頭，爸爸站在樹下，拿著竹竿一舉一擡，槐花不時飄落，在這映襯下爸爸微駝的身影是如此偉大，心中不由得泛一絲疼痛。兒時不懂，如今才明白，父母為我們勞作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對我們的深情與牽掛。現在，我不能夠說我完全懂得了愛，

我只是本能的將採摘好的槐花淘洗過篩，去除雜葉，接著舀一大勺白糯米放入鍋中蒸熟。我跑到廚房看火候，望著鍋蓋上的滾滾熱氣，糯米香隨之鑽入我的鼻腔。在看見媽媽額前滴下的汗水，被時間摩挲而粗糙起來的雙手，我留了下來。擇菜，削皮，洗淨...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媽媽擦乾雙手撫摸我的頭，說我真是長大了。

飯菜做好後，我讓勞累已久的父母先品嚐，他們誇我乖，又把飯菜推到爺爺奶奶桌前。這是三代人無言的傳承，孝的種子會在每一個關心的眼神裡；每一頓用心的飯菜裡；每一天平凡的日子裡逐漸萌芽、生長。我也終於體會到了愛的真諦，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回報，更是一種關心和陪伴。在這平凡的採槐中，我們相互扶持，共同分享著這份喜悅。

熏風起，槐香飄。夜晚的槐花在微光中閃爍著，如同點點繁星。在這微弱的光芒中，我看到了家人為我付出的點點滴滴。他們含辛茹苦地將我養大，為我遮風擋雨，毫無怨言。而我，也應該用自己的行動去回報他們的養育之恩。《論語》中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因關心父母的年齡，知曉歲月的短暫渺小，所以怎願任時間流逝。彼時，關心他們的身體和生活，給予他們溫暖和關愛，用行動去守護這份最真摯的親情。

這年，槐花依舊開得繁盛，但親人們不再像從前那樣有精力帶我去採摘，他們的步伐放緩了，手中的動作也不再那麼靈巧。看著在廚房裡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走上前，接過她手中的活計。「媽，我來吧，您歇會兒。」母親有些遲疑，但最終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這一刻，我才發覺，孝道不僅僅是接受父母的愛，而是學會在他們老去時，回饋這份愛。

槐花的香氣總是那樣純淨、悠遠，它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滋潤著家庭的每一寸土地。提醒著我不要忘记養育陪伴的恩情，提醒著我踐行孝道。半樹青蔥，半樹桃；半院桃李，半院花。槐花盛開的季節，孝道芳華正濃。

馬忠

文壇的雅量去哪了？



巴山一馬

多年前，任美康先生在《光明日報》寫下的那句感慨——「高風亮節、虛懷若谷、對批評喜聞樂見的人，鳳毛麟角」，如今回望，非但未過時，反而成了當下文壇最真實的寫照。他斷言文壇風氣「每況愈下」，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數十年觀察後的痛心總結。時至今日，從文壇宿將到學界權威，從當紅作家到青年新銳，聞過則怒、小肚雞腸、狹隘偏執的姿態，依舊在文壇反覆上演，印證著一個令人無奈的事實：一個容不下批評的文壇，早已失去了自省的能力，更失去了向上生長的風骨。

健康的文學生態，本應是創作與批評共生共榮，批評是鏡子，更是階梯。魯迅曾言「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真正的文學批評，是基於文本的理性審視、基於審美的真誠探討，目的是匡正偏差、砥礪創作。可如今的文壇，批評早已變了味：研討會成了「讚美會」，評論文章滿是溢美之詞，「驚豔」「里程碑」「巔峰之作」等廉價吹捧氾濫成災，理性的批評聲音被視作「異類」，直言不諱的評論者動輒被貼上「挑刺」「找茬」「攻擊」的標籤。批評家孟繁華直言，當下文壇「好話說得太多」，所有會議都充斥著無原則的讚美，這種風氣讓文學批評徹底流於庸俗。

更令人唏噓的是，手握話語權的文壇「權威」們，對批評的排斥愈發變本加厲。

文壇頭目、博導碩導、當紅作家，一旦被觸及短板，便立刻卸下文人的體面，露出狹隘與偏執；有人將正常的文本批評視作人身攻擊，惡語相向；有人因批評者未全盤吹捧便記恨多年，斷交絕交；有人身居高位便自視甚高，容不得半點不同聲音，將批評者視作「別有用心」。餘秀華因詩歌批評被破口大罵，青年作家直言作品「不為讀者而寫只為評委而作」，這些並非個例，而是文壇風氣墮落的縮影——創作者被長期追捧慣壞，養成了只聽得進讚美、聽不得逆言的「玻璃心」，批評家則因怕得罪人、怕破壞人情網路，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說真話。

圈子化、人情化，更是當下文壇容不下批評的重要根源。文壇早已形成一個個封閉的利益圈，作家、批評家、編輯、學者相互抱團，形成彼此抬轎、互相維護的人情鏈條。你為我寫吹捧評論，我為你月臺發聲，批評淪為圈子內的「禮儀」，而非獨立的學術判斷。這種圈子化內卷下，批評失去了公共性，變成了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外部的理性批評自然被視作「入侵」，遭到集體排斥。正如評論家所言，當下的文學批評高度職業化、商業化、小集團化，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獨立性徹底喪失，淪為文學行銷的附庸。

任美康先生的批判，從來不是針對某個人，而是指向整個文壇的精神荒蕪。一個沒有批評的文壇，是虛假的繁榮；一個容不下批評的作家，註定走不遠。文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自省、不斷突破，而批評正是自省的起點。當年魯迅與梁實秋、茅盾與創造社的辯駁，雖針鋒相對，卻成就了文壇的思想碰撞，滋養了一代文學。反觀當下，少了真誠的交鋒，多了虛偽的吹捧；少了虛懷若谷的胸襟，多了自私自戀的傲慢，文壇看似熱鬧，實則早已失去了銳氣與深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排斥批評的風氣，正在侵蝕文學的根基。當創作者不再接受批評，便會陷入自我複製、故步自封的困境；當批評家不再敢說真話，便會失去讀者的信任，淪為文壇的「擺設」；當整個文壇沉浸在自我美化的幻境中，便會與時代、與讀者漸行漸遠。

肖鷹曾直言，當代文學在走下坡路，嚴肅文學極度萎縮，根源之一便是缺乏嚴肅認真的批評，創作者沉迷於玩技巧、自我吹捧，失去了對現實的關注與人文精神的堅守。

任美康先生的感慨，是一聲振聾發聵的警鐘。文壇的進步，從來不是靠吹捧堆砌，而是靠批評砥礪；文人的風骨，從來不是靠自封彰顯，而是靠虛懷若谷的胸襟涵養。願文壇能少一些狹隘偏執，多一些高風亮節；少一些聞過則怒，多一些喜聞樂見批評的雅量。

唯有重拾批評精神，重拾自省勇氣，文壇才能走出「每況愈下」的困境，找回本該有的風骨與生命力。

盡量低調



閒話雜誌

日前在一個微信群裡，一位群友傳上他當晚參加某社團就職慶典的一些視頻，是晚會場席開上百桌，慶典活動於晚上七點準時開始，而且宣佈所有留桌都不等人，先到先坐。群友說這是他到菲以來第一次看到上百桌的慶典活動能夠這麼早和這麼準時開始，而且當天並非週末，倘若所有社團都能夠這樣準時就好了。

另一位群友則表示，能夠準時開始很好，惟如果能夠不要這樣奢侈更好。群友可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當大家都在讚揚上百桌的人都能這樣準時的時候，可沒想到美中不足的是未能一切從簡。

菲律賓近期受到中東局勢動盪的牽連，油價不斷上升，本周柴油價格或漲至每公升115披索，大米等基本日用品的價格亦告水漲船高，披索幣值則貶至59.87元兌一美元，再次創下歷史新低，平民百姓，尤其是基層民眾正處於水深火熱當中。中央至地方的政府機構為了節省能源，紛紛採納每星期工作四天，並鼓勵私營企業放假。

然而，倘若私營界亦減少每個星期的工作天，那麼那些工資以日新計算的工人，屆時將會手停口停。大部分勞工大軍的微薄工資，都只能勉強養家糊口，如果每個星期只能工作四天，則將是連溫飽都會成問題。

目前本地華人大部分已經是菲律賓公民，尚未入籍者有的是在這裡土生土長，來自兩岸四地者很多都已在這裡定居多年，大

家都已經成為這塊土地的一份子，應該與菲律賓同胞患難與共，攜手共度時艱。華人當中生活艱困者固然不在少數，但一般生活條件都比菲律賓兄弟好，我們除了慶幸自己運氣較佳以外，亦應對他們寄予同情，若是有需要，也要在力所能及下，向他們伸出援手。

我們平時這麼辛苦拚搏，無非是想讓自己和家人過上舒適的日子，這是做人的基本需求，有這種想法並沒有錯，而且說明我們有上進心，肯奮發圖強。然而，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並不等於醉生夢死，我們固然應該提高生活的品質，但卻不能過著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自甘墮落生活。

參加社團的主要目的是能在業餘時間從事一些公益事業，回饋社會，造福群眾；慶典活動則是讓我們有機會建立人脈，彼此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同時也能通過互相交流來探討商機。但是，近年來一些社團活動已經變質，不少人利用慶典活動作為炫富的平台，甚至有人一星期當中的半數以上晚間活動，全是社團的吃喝玩樂，沉迷於窮奢極富當中。

正值這個非常時期，大家應該體恤時艱，生活上應該有所收斂，以實際行動進行節約，把錢用在正當的用途上。令人聞之色變的新冠疫情，我們都能夠克服，相信只要我們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終有一日能度過眼下的難關。現在最重要的是，一切都要盡量低調。

3/17/26 (二)

伍曉曦

鄉音無界，根脈相連

——觀馬尼拉僑中民樂團《黃河之聲》演出有感



各說各話

燈光暗下來的那一刻，我們三人相視一笑，心裡都有些說不清的期待。作為成都來的中年女性，我們在國內聽過不少音樂會，但這一次，在馬尼拉，聽一群菲律賓華僑演繹中國民樂，感覺格外不同。

當《黃河大合唱》的旋律響起，那些熟悉到骨子裡的音符，在異國的空氣裡飄蕩，竟讓人眼眶發熱。台上的演員大多已是白髮蒼蒼，但當他們唱起「黃河在咆哮」，那種氣勢，那種投入，彷彿他們真的就站在黃河岸邊，面對著奔流不息的母親河。那一刻我們忽然明白，他們唱的不是音符，是心裡的那條黃河。

最讓人動容的，是那些頭髮花白的中老年華人和年輕的孩子們站在一起，共同奏響心中的華夏鄉音。當江南民樂《好一朵茉莉花》的旋律緩緩流出，二胡與笛聲交織，那溫婉的音符彷彿把江南水鄉搬到了馬尼拉的舞台上，我們彷彿聞到了故鄉的茉莉花香。隨後響起的二胡曲《光明行》，節奏明快，昂揚向上——舞台上是中青兩代人並肩而坐，年長者技法醇熟，琴聲沉穩厚重；年輕人朝氣蓬勃，運弓利落有力。他們閉著眼睛，手指在琴弦上遊走，那熟悉的旋律讓我們的心也跟著起伏。一曲終了，他們相視一笑，那種默契裡，是兩代人對故土音樂的共同守望。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團體沒有專業演員，全是熱愛中國民樂的華僑。幾十年如一日，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排練，從中國請老師，自己掏錢買樂器。有人住在很遠的地方，每週坐兩小時車來排練；有人退休後把

全部精力都投進來，手把手教那些跟著父母來菲律賓的華裔孩子；還有年輕的父母帶著剛會走路的娃娃來旁聽，說是要讓下一代也聽聽「家裡的聲音」。

鋼琴協奏曲《黃河》響起時，我們三人都都不約而同地挺直了背。那磅礴的氣勢，那熟悉的旋律，在異國的音樂廳裡迴盪，竟比在國內聽時更讓人心潮澎湃。演出結束，掌聲經久不息，台上的演員們手拉著手謝幕，年長的、年輕的，臉上都寫滿了欣慰。

次日，我們有幸和這次演出的組織者及編導人員小聚，他們說：「幾十年了，就是放不下這些曲子，奏著它們，就覺得離家鄉不遠。」語言有些不通，但音樂成了最好的翻譯，那份對故土的眷戀，我們聽得懂。

回來的路上，我們三人都很沉默。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在遙遠的異國他鄉，還有這樣一群人，用最樸素的方式，守護著流淌在身體裡的中華文化血脈。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只是默默地奏著、唱著，把故鄉的聲音一代代傳下去——從青絲到白髮，從父輩到兒孫。

為他們鼓掌，為他們讚美，更要和他們一起加油。因為守護中華文化，不是遠方的事，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事。只要這些旋律還在響起，只要還有人用心去奏、去聽，還有孩子在學著、在傳承，故鄉就永遠在他們心中。

馬尼拉的夜空下，那些熟悉的旋律還在心頭迴盪。那是黃河的聲音，是茉莉花的聲音，更是千千萬萬遊子心中，最柔軟的故鄉的聲音。

帶著滿滿的感動、感慨，我們回到了成都，期望著和你們下次再會，期待著僑中民樂團再創輝煌。

蘇麗莎

都是金錢惹的禍



寶島來鴻

教友A的獨子、大孫子及小孫女在今年正月的一場汽車火燒事件中不幸罹難，媳婦及二孫子深受嚴重傷，遭受此次重大巨變讓家境不佳的A傷心欲絕，龐大的喪葬費用及醫療費用讓A不知所措，愁眉不展，幸虧獲得到各界善事人士的踴躍及慷慨捐款，加上教友在經濟上、精神上與心靈上的鼎力幫忙及安慰，讓A兒子、孫子、孫女得以順利安葬，媳婦及二孫子的漫長醫療得以進行。

據悉，各界的捐款，加上保險賠償高達一、兩千萬，暫時由A的女兒代為保管，媳婦意識及傷勢稍有好轉時，在其親人的慫恿下，向A的女兒查帳，要求A的女兒詳列收支明細，A的女兒要求媳婦撥出一筆錢，讓喪獨居居屋的A購買套房，好有個屬於自己的窩，理由是當年為了要替兒子、媳婦還清龐大的債務，A把唯一的房子賣掉，同時A的女兒向媳婦說，她兩、三個月來為了辦理弟弟、大

侄兒及姪女的喪事，處理二姪兒及媳婦的醫療事宜，以及處理保險理賠之事，停掉了網上賣物的工作，沒有收入，她要求媳婦付給她這三個月損失，媳婦說，她與兒子的後續醫療費用龐大以及他們以後生活需要為由，拒絕為A買小套房，她在付款給大姑後，就搬到舅媽的家住，地址不讓A他們知道，並拉黑與A他們的Line通訊，斷絕彼此所有的通訊管道，表明不想再與A他們有任何瓜葛了。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ine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p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